

最低工資下月起增至40元 仍屬杯水車薪 基層月入7800 只敢用十元買剩菜

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一階段公眾諮詢今日結束。有基層勞工表示，現時領取時薪37.5元的最低工資，月入只有7800元，難在香港生活，「平時只能買10元三兜賣剩菜，女兒補習費好貴，想補多科都無錢。」

最低工資時薪將由5月1日起上調至40元，有關基層的團體表示，本港最低工資標準佔工資中位數比率，仍低於鄰近地區。打工仔辛勞工作卻三餐不保，子女更承受跨代貧窮。團體促請政府將最低工資改為一年一檢，並與全港工資中位數掛鉤，令最低工資時薪增至53.4至64元，解決在職貧窮問題，縮窄貧富差距。

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

60歲的阿玲（圖）任職保安員，在深水埗返工，時薪37.5元，每天工作8小時，月入僅7800元，加上丈夫做散工的收入，家庭月入僅約一萬元。一家三口住在石硶尾公屋，租金負擔較輕，但屋租加水電每月要2000多元，「每月工資都無得剩，難以應付正常生活，平時家中一般只吃雞蛋、菜或者麵，很少食肉，通常是等到街市臨近收檔時，買10元三兜的特價菜。」

社協倡時薪不低於53.4元

阿玲的16歲女兒就讀中四，阿玲說，女兒為跟上學習進度，要補習數學科，但每小時補習費達280元，無力讓女兒再補習經濟科，「最低工資升到40元，亦不夠她多補一科。」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表示，最低工資時薪將增至40元，若以全職勞工每月工作26日、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，月薪只有8320元。參考政府統計處2019/20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，一人住戶每月開支中位數為16000元，整體住戶每月開支中位數為24900元，反映最低工資水平不足以在香港生活。

施麗珊說，根據2020年香港貧窮報告，全港有23.8萬個在職貧窮住戶，在職貧窮人口達80.5萬，兩者均創12年新高。本港去年第四季的工資

中位數是2萬元，社協認為，若將最低工資水平訂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50%至66.7%，並加入預測未來通脹幅度，最低工資時薪便可增為53.4元至64元。

阿玲說，若最低工資時薪可增為53.4元，她的月薪可增加3000多元，「開支可以鬆動些，負擔得起讓女兒補習兩科。」

堅尼系數偏高 貧富懸殊

本港2016年的堅尼系數，除稅前及福利轉移前是0.539，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是0.473。

在64個經濟體系中，香港堅尼系數0.473是排名48，顯示貧富懸殊仍處於最高的三分一。有學者認為，貧窮情況惡化，貧富懸殊加劇，社會便會出現緊張和不滿情況，政府施政更困難，易有輕微動亂，營商環境變得困難。

社協已在公眾諮詢提交建議書，包括建議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應該由現時兩年一檢，改為一年一檢，避免工資滯後。

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表示，公眾諮詢結束只是第一步，整體結果將交予最低工資委員會處理，相信尚有時間可以讓市民提出建議。



打工仔心聲

已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北角皇都戲院，活化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。時近五一勞動節，建築物外牆掛起了大大張昔日電影海報，是許氏兄弟上世紀七十年代製作的經典喜劇《半斤八兩》。一時間令人聯想起電影主題曲膾炙人口的歌詞：「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羅直頭係壞腸胃，搵啲少到月底點夠使……」海報吸引不少市民拍照。

這齣電影雖然已是半個世紀前之作，卻道盡香港基層打工仔的心聲。

大公報記者溫月亭

基層有Say

難儲錢結婚

阿城：在九龍城做保安工作，領37.5元最低工資，月薪只得一萬多元，割房屋租2000多元，物價和交通費又貴，想結婚儲唔到錢，拍拖都只能慳住使。



被迫做兼職

阿明：做廚房工每日要工作九個半鐘，工資只有40元一個鐘，但要養老婆和外母，被迫多做兼職，日捱夜捱。



省吃兩餸飯

阿素：做清潔工每日開工10個鐘，工資只有1.1萬餘元，住板間房屋租都要4000多元，平日只能慳住用錢，只吃兩餸飯。



40職位，現時保安、餐飲、清潔、售貨員等，時薪已普遍上升至50元以上，最低工資水平與社會脫節。

大公報記者余風攝



五一勞動節並非一個簡單的公眾假日，包含逾百年前數十萬工人為爭取權益的血淚史，提醒勞資雙方需時刻關注勞工權益。

本港在即將來臨的五一勞動節，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，由四年前的每小時37.5元加至40元。有立法會議員和社工均指加幅太小，甚至不及綜援金額，質疑最低工資的「保護網」成效，期望政府將「兩年一檢」改為「一年一檢」，並完善檢討機制，回應市民對改善民生的迫切訴求。

大公報記者 黃山、余風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最低工資遜保安時薪 團體倡每年檢討

根據《最低工資委員會2022年報告》顯示，2021年5月至6月有7.3萬名僱員的時薪少於40元，當中14300人賺取37.5元最低工資。而最低工資委員會已於今年3月底，展開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一階段諮詢，收集各界建議，相關諮詢期將於今日結束。

四年加2.5元 追不上通脹

從事保安工作的吳女士表示，最低工資的原意是好，但實際上難以起到「保護網」成效，幫助不了基層「打工仔」。「差不多三年前簽勞工合約時，資方已同我講明時薪為39.5元，需三年一簽，想反悔都沒用，合約已綁死，所以都沒聲出。」吳女士無奈地說，一家五口之前蝸居劏房多年，每月租金要近7000元，後來兒女長大，才搬到旺角新填地街兩房一廳的唐樓，租金亦增加至8900元。

「先生以前也是做保安的，及後因身體有病需長期在家休養，現就靠我一個人每月不足1.1萬元的微薄收入支撐。」不到50歲的吳女士滿身疲憊地表示，試過兩次申請入住過渡性房屋，但一直不獲批准，因生活拮据，每天都是勒緊褲頭過日子，「來港20年，沒有和丈夫去過一次酒樓喝早茶，更加不要說知道香港的戲院是什麼樣子。」

議員：工友難分享經濟成果

生活雖然艱辛，但想到三名乖巧的子女，吳女士展現難得的笑容：「他們好孝順，從來不伸手要零用錢，甚至一邊讀書一邊打散工幫補家計。」吳女士最大的心願就是早日能搬到公屋，「不

要再東搬西搬寄人籬下，有一個安樂窩才能有家的感覺。」

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表示，最低工資四年來只加了2.5元，是侮辱基層市民。她說，每月收入只有8000元左右，以現時的生活水平，市民何來有幸福感？江玉歡表示，在技術上「一年一檢」完全沒有難度，希望政府能定下目標，關顧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。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表示，法定最低工資由2019年調整至現時37.5元後，基層工友已「凍薪」四年，而5月1日由37.5元上升至40元，扣除通脹後40元的消費力還不及2011年的28元水平。她表示，現時物價高漲，40元的最低工資根本不夠基層生活。

「現時一般低薪僱員從事的行業，如餐飲、清潔、保安、售貨員等，時薪已普遍上升至50元以上，40元水平與社會脫節。」施麗珊指出，最低工資上調幅度不足，能受惠於最低工資調升的僱員人數亦不斷減少，未能有效協助基層勞工改善生活。

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，最低工資37.5元時，約有1.4萬人獲此時薪，即佔勞動人口的0.5%；而5月1日開始將最低工資調高至40元，預計約有七萬人受惠，即佔勞動人口的1.8%，他直指調薪後的受眾仍是「細和窄」，現時仍以「追通脹為目標」，難以令工友分享香港的經濟成果。郭偉強促請政府盡快落實「一年一檢」，及將生活指數及經濟成果納入最低工資方程式中，令整體貧富懸殊收窄，否則最低工資不足以養家糊口，社會難以可持續發展。



▲一般清潔工的工資都超過最新最低工資水平。

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

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歷年變化

時期	法定最低工資水平	增幅
2011.5.1至2013.4.30	每小時28元	開始執行
2013.5.1至2015.4.30	每小時30元	約7.1%
2015.5.1至2017.4.30	每小時32.5元	約8.3%
2017.5.1至2019.4.30	每小時34.5元	約6.2%
2019.5.1至2023.4.30	每小時37.5元	約8.7%
2023.5.1起	每小時40元	約6.7%

大公報記者整理

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比較

地區	台灣	韓國	深圳	香港
最低工資標準／時薪（港元）	44.7	56.8	24.7	40
最低工資標準／月薪（港元）	6700	11871	2360	7680*
工資中位數／月薪（港元）	10600	16000	5199	20000
每月最低工資標準佔工資中位數百分比	63.2%	74.2%	45.4%	38.4%

*以每月工作24日計算

資料來源：社區組織協會

提高基層生活水平 盼體現責任與承擔

學者建言

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表示，即使今年5月1日最低工資時薪上調至40元，以香港的高生活水平來說並不足夠，「與國際對比，香港的最低工資還低於台灣，40元只能買一個兩餸飯。」

「現時收取最低工資約七萬人，以香港300萬勞工人口計算，要拉高香港的人工是不可能。」袁偉基直指將最低工資適當地調升，對本港經濟

影響極少。他建議最低工資應作一年一檢，並指訂定最低工資時未有考慮

交通及相關生活費加幅，「現時電費及交通費均大幅加價，膳食亦加約3%，但上調的最低工資只夠涵蓋膳食的生活費。」他又稱最低工資應隨交通費及基層必需費用的加幅，並提到特區政府在公布勞資雙方數據的透明度需提高，並需制定最低工資對整體工資影響的科學化數據，減少勞資雙方的爭拗。

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

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亦指出，最低工資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，「在2011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時已討論經年，當時資方堅持時薪定在20元，勞方認為40元才合理，最終雙方妥協才將最低時薪定為28元。」周永新建議政府應主動一些，參考通脹、資方的承擔能力及勞工的需求等因素，訂立「最低工資」調整目標，例如在2025年將最低工資調整到45元，逐漸提升市民的生活水平，體現對基層市民的責任和承擔。

19世紀芝加哥大罷工 衍生勞動節

追本溯源

1886年5月1日，美國芝加哥市中心發生約35萬人參加的大罷工，要求改善工作待遇，實行8小時工作制，罷工行動演變成警民衝突，導致包括警察在內的十人死亡。1889年7月14日，世界工人運動組織「社會主義國際」（又稱「第二國際」）在巴黎舉

行成立大會，並通過《五一節案》，把每年的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，以紀念當年的芝加哥大罷工，並號召全球勞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努力。

此後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把這一天定為勞動節假期，並舉行大型慶祝活動。而中國早在1949年就確定五一勞動節假期，並在這一天舉

辦大型聯歡活動，在1999年更把五一節定為黃金周假期，連續休假七天，直至2008年，改為三天「小長假」。

在英國管治期間，香港並沒把勞動節訂為法定假期，至回歸後翌年，立法會提出及通過動議，特區政府於1999年才正式把勞動節（5月1日）定為法定假期。